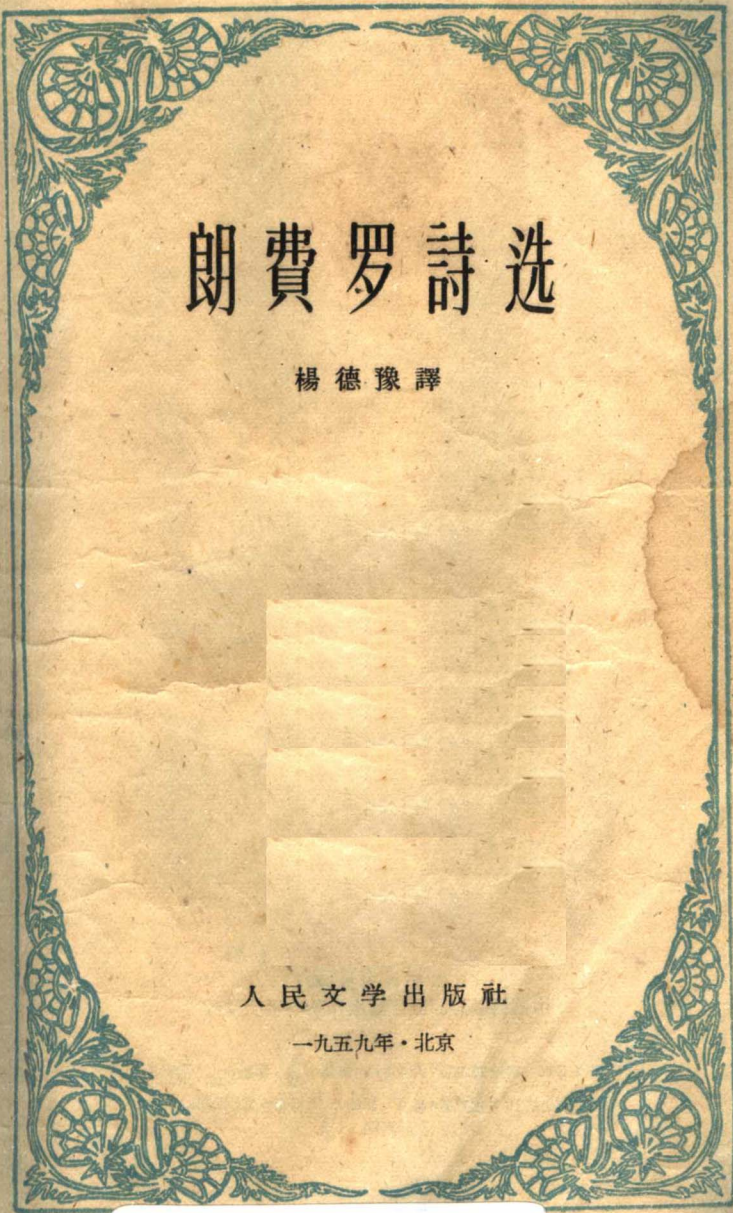


朗費羅詩選



關 東 四 子





朗費羅詩選

楊德豫譯

人民文學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北京

朗 費 罗 詩 选

*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320 号)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发行

书号 1286 字数 77,000 开本 850×1168 耗 $\frac{1}{32}$ 印张 5 $\frac{1}{16}$ 插页 3

1959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1959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 (5) 0.58 元

朗費羅和他的詩

亨利·瓦茲沃斯·朗費羅（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1807—1882）是十九世紀美國傑出的詩人。一百年來，他的詩在美國和歐洲擁有廣大的讀者，獲得很高的聲譽。世界和平理事會曾把他列為1957年紀念的世界文化名人之一，號召各國人民紀念他的誕生一百五十周年。在我國和許多國家，都曾舉行隆重的紀念。他的兩部長詩《哈依瓦撒之歌》和《伊凡吉琳》都已在我國翻譯出版。

朗費羅於1807年2月27日誕生在美國緬因州瀕大西洋岸的波特蘭。他的父親是一個律師。母親是一個詩歌愛好者。他的童年和少年時期是在故鄉度過的。在這裡，他熟悉了海洋、船舶和水手的生涯，熟悉了祖國的歷史和民間傳說，熟悉了美國移民的故事，也熟悉了印第安人的神話。他從小喜愛文學作品，十三歲就開始在波士頓的《美國文學報》上發表詩作。1822年進入緬因州的博多因學院學習。在學院的最後一年，成為《美國文學報》的經常投稿人。1825年畢業後，受學院的委派，到歐洲去遊學。他先後到了法國、西班牙、意大利、德國和英國，研究它們的語言和文學。歐洲的游歷使他開擴了眼界，增長了見聞，熟悉了這些國家的歷史、文化和民情習俗。

1829年回到美国后，在博多因学院講授了六年現代語文。1831年，和波特兰的瑪麗·勃特尔結婚。1834年，他接受了哈佛大学的聘請。1835年再度去欧洲，到了瑞典、丹麦和德国，研究它們的文学。在旅途中，他的夫人病逝于荷兰的鹿特丹。1836年回国后，定居于离波士頓不远的劍桥，在哈佛大学任教。1839年出版了第一本詩集《夜籟》。1841年出版《歌謠及其他》。1842年赴欧洲疗养，住在德国萊因河上的馬伦堡。同年經英国回国。也就在这一年，发表了著名的組詩《奴役篇》。1843年和弗兰西斯·艾卜利頓結婚。1846年出版《布魯日鐘樓集》。1847年出版长詩《伊凡吉琳》。1849年出版《海边与爐边》。1854年辞去哈佛大学的教职，專門从事創作。1855年出版了不朽的长詩《哈依瓦撒之歌》。1858年出版长詩《麦尔思·斯丹狄士的求婚》。同年出版《候鳥集》。1861年，他的夫人不幸被火灼伤致死，这使他的創作活动中断了一个时期。1865年第四次赴欧。这时他已是名震海外的詩人，在欧洲各国受到盛大欢迎和隆重接待。1869年回国。1873年，《路边旅店故事集》全部出齐。1880年出版《天涯島》。1882年3月24日，朗費罗逝世于劍桥。《港中吟》是在他逝世以后出版的。朗費罗除了毕生从事詩歌創作以外，还写过一些戏剧、小說和散文。此外，他曾辛勤地致力于介紹欧洲文学的工作，翻譯过不少欧洲作家的作品。

朗費罗的創作遺產是丰富多彩的。他的作品中最寶貴的部分，是那些反对奴役和压迫、反对殖民統治和战争、反对資本主义制度下的各种罪恶、歌頌和平劳动与劳动人民的詩篇。在十九世紀上半世紀，美国的資本主义社会制度还没有完全成

熟，在美国广大的南部地区存在着蓄奴制度。維持蓄奴制度还是废除蓄奴制度，是当时美国国内政治斗争的焦点。北方的工业资本家和南方的奴隶主之间为这个问题而进行的南北战争（1861—1865），是美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种特殊形式。在这场斗争中，朗费罗始终是一个坚定的废奴运动者，他的同情完全在被奴役的黑人方面。诗人虽然没有直接投身于政治斗争，但他拿起笔来参加了战斗：写出了不朽的《奴役篇》。在《奴役篇》卷首的献词^①中，诗人就开宗明义地发出了庄严的号召：

……从这个国土上
扫除那腐朽的、被特许的谎言，
拔掉封建老祸根——它的鞭和棍
侮辱了人的尊严。

接着，《奴隶的梦》、《阴森沼地的奴隶》、《奴隶的夜半歌声》^②和《见证人》等诗篇，在我们眼前展开一幅幅悲惨的画面，唤起我们对美国黑奴痛苦命运的深切同情和对蓄奴制度罪恶的强烈憎恨。在《混血女》^③这首诗里，诗人刻画了一个为了“亮晶晶的黄金”而狠心出卖亲生女儿的资产阶级农场主的丑恶形象。最后，在《警告》中，诗人作了震撼人心的预言：

① 即《给威廉·埃·奎宁》，本書第36—37頁。

② 以上三首詩，見本書第33—44頁。

③ 本書第45—47頁。

我們国土上也有个可憐的瞎参孙，
臂力被剪除，戴上了鉄鎗鋼鍊，
他也会在一次殘忍的宴会上，奋不顧身
举起臂，把这个国家制度的基柱动摇，
直到我們的寬广的特权殿宇
变成一堆丑陋的瓦礫和廢墟！^①

《奴役篇》于1842年发表后，在美国国内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在廢奴运动中起了一定的作用。当时著名的廢奴运动者查理士·薩姆納認為朗費罗的这些詩是“对伟大事业的宝贵貢獻”。在此后的南北战争期間，从朗費罗的日記中，可以看出他对这场战争、对黑人命运的始終如一的关怀。

对于遭受殖民主义者残酷地掠夺、迫害、屠杀以至消灭殆尽的美洲印第安人，朗費罗也抱着深厚的同情和关切。他从小就关心印第安人的生活 and 命运。早在1823年所写的一封信里，他就指出：“他們（指印第安人——譯者）是伟大、崇高、亲切和抱有純真信仰的民族。白种人不論在口头上或在实际行动上，都以非常野蛮的态度对待他們。……那些白种人，实际上远比印第安人野蛮和殘忍，却到处传播印第安人的‘罪恶’。”在博多因学院求学的时候，朗費罗就写过一些以印第安人为題材的詩，包括《米尼辛克的葬礼》和《印第安猎人》，后者严厉地譴責了白种殖民者的罪恶。在后来写的《給奔馳的云》一詩中，詩人又一次沉痛地控訴了白种殖民者残酷屠戮印第安人

① 本書第49頁。

的罪行。詩人最出色的長詩《哈依瓦撒之歌》，是一部印第安的民族英雄史詩。朗費羅因這部詩而受到印第安人的崇敬和愛戴。反對民族壓迫和種族歧視的主題，還曾在《新港的猶太公墓》一詩中出現，在這首詩里，詩人抗議了歧視和蹂躪猶太人的罪行。

作為一個民主主義者和人道主義者，朗費羅對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各種罪惡和不公正的現象感到痛心疾首，並在他的作品中對這些現象提出了抗議和譴責。他大聲疾呼地反對非正義的戰爭，呼喚人與人之間、國與國之間的和睦相處。《斯卜靈菲的軍火庫》^①是一篇和平宣言，是一篇對非正義戰爭的控訴書。詩人在這首詩中預言：未來的時代里，將再沒有任何國家揮動武器和威脅世界和平。在《哈依瓦撒之歌》中，詩人也譴責戰爭和互相殘殺，呼喚和平和兄弟友誼。在《伊凡吉琳》中，詩人抗議了殖民統治者對和平居民的暴力迫害，描繪了和平村莊被毀滅，人民被迫流離失所的悲慘圖景。詩人還揭露和譴責了資本主義社會中貧富懸殊的罪惡現象。當我們讀到“裡面是珍饈和光亮，空氣也充滿馨香；外面是寒冷和黑暗，飢餓和絕望”^②這些詩句時，很容易想起杜甫的“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名句。在另外一些詩篇里，詩人還抨擊了資本主義社會的腐化、資產階級的貪婪和資本主義世界中金錢的威力。詩人同情那些在這種邪惡社會制度下受苦難的不幸的人們，同情被壓迫者對壓迫者的反抗。在悼念他的亡友查爾士·薩姆納的

① 本書第50—52頁。

② 見《挑戰》，本書第103頁。

詩①中，詩人贊美“為受壓迫者開路”的人們。《恩刺拉多斯》②和《普罗米修斯》③這些詩雖然取材於神話，但詩人實際上是在這裡歌頌反抗暴虐統治的英雄人物，預言被壓迫者的勝利和反动統治者的復滅。而在《挑戰》這首詩里，反抗者已經不是恩刺拉多斯式或普罗米修斯式的個人反抗的英雄，而是“千百萬受苦的貧民”了。在詩人的筆下，這一支“無窮無盡的飢餓大軍”，不僅向剝削者發出了挑戰，而且已經戰鬥着，將敵人團團圍困。這首詩和《警告》一樣，是朗費羅詩集中最富於革命民主主義精神的作品之一。

在朗費羅的詩篇中，貫注着對普通人的同情和關切。詩人的許多作品的主人公都是普通人。《鄉下鐵匠》④、《船的建造》和《哈依瓦撒之歌》的一些章節，贊美了人民的勤勞、智慧、堅強的意志和非凡的創造力，是對勞動和勞動人民的热情的謳歌。他的不少作品刻劃了普通人的善良、純朴、正直和忠貞的性格，這和他對剝削階級凶殘丑惡面目的鞭撻形成了強烈的對照。《暮色》⑤和《敞開的窗戶》等詩篇，顯示了詩人對普通人命運的關懷，對孩子的柔情和熱愛。

朗費羅是積極的“為人生而藝術”論者，不是消極的“為藝術而藝術”論者。他主張藝術造福於人民。在《普罗米修斯》

① 本書第105—107頁。

② 本書第96—98頁。

③ 本書第82—85頁。

④ 本書第23—25頁。

⑤ 本書第73—74頁。

一詩中，他指出詩人的使命應該是“高舉點燃的火把，照亮黑暗的國土”，“使人民更加高尚和自由”。在《歌手們》這首詩中，他更具體地提出了詩人的三項任務：娛悅，鼓舞，教導。朗費羅本人的創作，就是他這種主張的具體實踐。他創作的時候往往抱着一一定的意圖和目的性，這從他的作品中每每可以清晰地看出。在《海邊與爐邊》卷首的《獻詞》里，詩人向他認識的和未認識的讀者們宣告：

我們往往屬於不同的民族，用不同的語言，
我們的友誼，不是來自出身或鄉里的因緣，
而是來自為共同目標的奮鬥，
共同的希望，憂慮，和志願。^①

詩人希望他的詩能引起讀者的共鳴，希望他的讀者能成為他的知音、他的同志。而他的希望並沒有落空。他的詩在美國和歐洲受到廣泛的歡迎，他成為美國人民“家喻戶曉”的詩人，這就說明他的詩確已深入人心，起到了他所期望的娛悅、鼓舞和教導的作用。

朗費羅的詩集中，除了上述那些有關政治、社會題材的優秀作品外，還有大量的以日常生活為題材的詩篇。詩人栩栩如生地描寫了美國人民的生活，美國的自然風景，田野和農莊，海洋和潮汐，牧歌式的家常景象，生活的情趣，孩子的天真，以及一些優美的民間故事和傳說。朗費羅是以寫這類的詩見長的，也是以寫這類的詩聞名於世的。這類作品中有不少出色的

① 本書第68—69頁。

詩篇，充滿着詩情畫意和引人入勝的藝術魅力。正如蘇聯評論家柯尼洛娃所說：“朗費羅的作品使我們察覺：在平靜的日常勞作中也有詩。他誘導我們投身於平凡的生活，去体味那種從通常的、司空見慣的事物中突然發現了‘美’而湧起的喜悅心情。他使我們想到星空、杲日和海洋的美麗。讀着他的詩，我們仿佛聽到夜的絮語，風的歌聲，葉的頻响。”^① 應當指出的是：朗費羅在創作這些玲瓏精緻的藝術品的时候，他的出發點也並不是什麼“為藝術而藝術”，而仍然是在實踐他的“為人生而藝術”的主張。他所提出的詩人三項任務之一是“娛悅”。他還曾說過：他願意他的詩能夠給人們以“安舒或喜悅”^②。詩人是一個富於同情心的人，他希望他這些以平凡的生活為題材的作品，能夠為普通人所理解和喜愛，能夠給他們帶來快樂；而當他們遇到痛苦或不幸的時候，能夠給他們以鼓勵和撫慰。

我們在指出朗費羅作品的積極意義和價值的同时，還不能不看朗費羅思想的局限性和根本的弱點。朗費羅儘管看到了並且在他的作品中譴責了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種種罪惡現象，但他並沒有找到造成這一切罪惡的總的根源，更沒有找到從根本上消滅這些罪惡的道路。這並不僅僅由於他不是個政治活動家，也不僅僅由於象他自己所說的：“我太軟弱，不能成為戰士”；根本的原因在於：站在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民主主

① 見伊列娜·柯尼洛娃：《俄國對朗費羅的喜愛》，《蘇聯文學》1957年2月號。

② 見《海邊與爐邊》的《獻詞》，本書第67頁。

一詩中，他指出詩人的使命應該是“高舉點燃的火把，照亮黑暗的國土”，“使人民更加高尚和自由”。在《歌手們》這首詩中，他更具體地提出了詩人的三項任務：娛悅，鼓舞，教導。朗費羅本人的創作，就是他這種主張的具體實踐。他創作的時候往往抱着一一定的意圖和目的性，這從他的作品中每每可以清晰地看出。在《海邊與爐邊》卷首的《獻詞》里，詩人向他認識的和未認識的讀者們宣告：

我們往往屬於不同的民族，用不同的語言，
我們的友誼，不是來自出身或鄉里的因緣，
而是來自為共同目標的奮鬥，
共同的希望，忧虑，和志願。^①

詩人希望他的詩能引起讀者的共鳴，希望他的讀者能成為他的知音、他的同志。而他的希望並沒有落空。他的詩在美國和歐洲受到廣泛的歡迎，他成為美國人民“家喻戶曉”的詩人，這就說明他的詩確已深入人心，起到了他所期望的娛悅、鼓舞和教導的作用。

朗費羅的詩集中，除了上述那些有關政治、社會題材的優秀作品外，還有大量的以日常生活為題材的詩篇。詩人栩栩如生地描寫了美國人民的生活，美國的自然風景，田野和農莊，海洋和潮汐，牧歌式的家常景象，生活的情趣，孩子的天真，以及一些優美的民間故事和傳說。朗費羅是以寫這類的詩見長的，也是以寫這類的詩聞名於世的。這類作品中有不少出色的

① 本書第68—69頁。

义和人道主义的立場，是不可能找到解决資本主义制度下重重矛盾的正确答案的。从朗費罗的一些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出：詩人对資產階級罪恶的抨击，往往不象是激烈的控訴，而象是溫和的譴責；而且这种譴責，与其說是出于憎恨，毋宁說是出于忧虑。詩人在呼吁人与人之間的接近和友好，反对人与人之間的憎恨和对立的时候，往往模糊了剝削階級与被剝削階級的界限。我們从詩人的作品中，可以看到这样的矛盾現象：詩人既曾在一些詩篇中譴責过白种殖民者对印第安人的残酷迫害和屠戮；而又在《哈依瓦撒之歌》的最末一章中，借哈依瓦撒之口，劝导印第安人要同白种人和睦相处，还要“傾听他們明智的語言，傾听他們教导的真理”。詩人既在《警告》一詩中預言了奴隶們将要起来推翻压迫者的特权殿宇；而又在另一首詩中描写一个富裕的女奴隶主，被基督教的“博爱”精神所驅使，主动释放了所有的奴隶。从这些地方，我們不难看到詩人思想中的鮮明的階級烙印。

从朗費罗的若干作品中可以看出：在詩人的心目中，有一个与现实世界相对立的理想世界。现实世界充滿着暴力、邪恶和不公正；而在理想世界里，則是完美的秩序、崇高的行为、人道主义的精神压倒了一切。但是，怎样才能达到这样的理想世界呢？我們从詩人那里得不到滿意的解答。我們看到：詩人是把他的理想世界同宗教境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应当指出：朗費罗是反对愚昧的宗教迷信的（这有他的一些詩篇可以証明）；他笔下的宗教境界，往往只是美好、公正的理想世界的象征；但是，正由于他找不到实现理想世界的道路和可以凭藉的力量，正由于他的理想世界只是虛无缥缈的海市蜃楼，他終

归不能不乞灵于宗教的玄想，借助于宗教的形象和隐喻，有时还在诗中向他的读者作一些宗教气味浓厚的说教，引导读者向宗教领域中去寻找精神的安慰和寄托。对于这些，今天的读者当然要持批判的态度。

朗费罗作品中的另一消极因素，是他的感伤和忧郁色调。朗费罗提出的诗人三项任务之一是“鼓舞”，他确实也写过不少乐观主义的、鼓舞人们上进的好诗（《人生礼赞》^①可算这类诗的代表）；但另一方面，由于现实世界的丑恶和理想世界的渺茫，由于诗人从生活方式到思想感情都未能跳出个人狭小的天地，由于个人主义者的软弱无力，诗人就不能不唱出一些悲观、伤感的调子。这种低沉的调子是不能起到“鼓舞”作用的。对于含有这种消极因素的作品，今天的读者自然也会采取批判的态度。

从创作方法上看，朗费罗既不是典型的浪漫主义者，也不是典型的现实主义者。但他的作品中既有浪漫主义的因素，也有现实主义的因素。他由于对资本主义现实世界不满而幻想一个合理的、完美的理想世界；作为丑恶的现实社会的对立面，他向往太自然的淳朴，向往田园牧歌的风味，向往“象空气一样愉快而自由”^②的生活，向往孩子的无邪的心灵，向往虚幻不可知的“更高的目标”，向往迷人的神话境界。这些，都使他很像一个浪漫主义诗人。他的长诗《哈依瓦撒之歌》和一些抒情诗、歌谣（例如《更高的目标》、《桥》、《铠甲骷》）

① 本書第3—5頁。

② 見《候鳥集》中《晴朗的一天》一詩。

《金星号的遇难》^①等)，都有浓郁的浪漫主义气息。而詩人作品中的现实主义的特色則在于：揭露了資本主义社会中的罪恶，表現了对人民的同情，以很大程度的真实性反映了詩人的时代、詩人的国家，反映了美国人民的生活和美国的民族特性。尤其是《奴役篇》等作品，閃耀着夺目的现实主义的光輝。但是，朗費罗的浪漫主义，不象拜伦和雪萊的浪漫主义那样充滿革命的战斗热情，而从他的某些作品中，倒不难看出华茲华斯的影响。朗費罗的现实主义，也沒有达到与他同时代的那些现实主义大师們所达到的高峯。

总起来看，朗費罗的道路是一个資產阶级作家的矛盾的道路。在政治思想上：他看到了和抨击了資產阶级的丑恶和黑暗，但是，他所抨击的那个阶级，正是他所隶属、他所依附、他在实际生活中为之服务的那个阶级。这是他的政治思想中种种矛盾的根源。在艺术思想上：他主张艺术造福人民，他也創作了不少有益于人民的作品；但他从生活到思想都是脱离劳动人民的，他只能以一个旁观者的身分贊揚人民的創造，同情人民的不幸。他的詩集中仍然有一部分远离生活、远离人民的作品。在他那样的时代和环境里，他沒有也不可能找到艺术与人民結合的正确道路。我們不能够不顧历史条件的限制而一味苛求前人，但我們却可以从这里获得有益的启示。今天的人民能够看到前人的局限性，同时也决不抹煞或低估前人的劳績。对于一个曾經致力于“使人民更加高尚和自由”的人，对于一个曾經給人民以娛悅、鼓舞和善意的教导的人，对于一个以自己

① 以上四首詩，分見本書第33—35、53—56、9—17、18—22等頁。

的創作豐富了世界文學寶庫的人，人民將長久地懷着尊敬和感謝的心情。何況，在帝國主義的戰爭威脅仍然存在、民族奴役和種族歧視仍然存在、詩人所譴責的資本主義社會種種罪惡仍然存在的今天，詩人那些出色的詩篇，仍然有着現實的戰鬥意義，仍然能夠鼓舞人民為和平、自由與進步而鬥爭。新的時代、新的思想，有時候還會賦予舊的作品以新的意義。我們試讀朗費羅的最後一首詩《聖布拉斯的鐘聲》的最後一節，簡直象在讀一篇輝煌的預言：

聖布拉斯的鐘啊！你們白白
想要召回那往昔的年代！
往昔听不見你們的禱告聲；
從夜的沉沉暗影里出來，
世界煥入了一片光彩，
普天之下都已黎明。^①

詩人在這裡所說的暗夜，指的是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統治，指的是中世紀教會的黑暗勢力；詩人在這裡所說的黎明，指的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的勝利，指的是資本主義的黎明。詩人逝世到現在還不過七十多年，歷史已經跨過了整整一個時代。我們今天讀這幾行詩的時候，仿佛覺得詩中的“暗夜”是指垂死的資本主義制度，“黎明”是指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黎明。而詩人筆下的那些生了鏽、長着霉、倒在全埃里

① 本書第142頁。